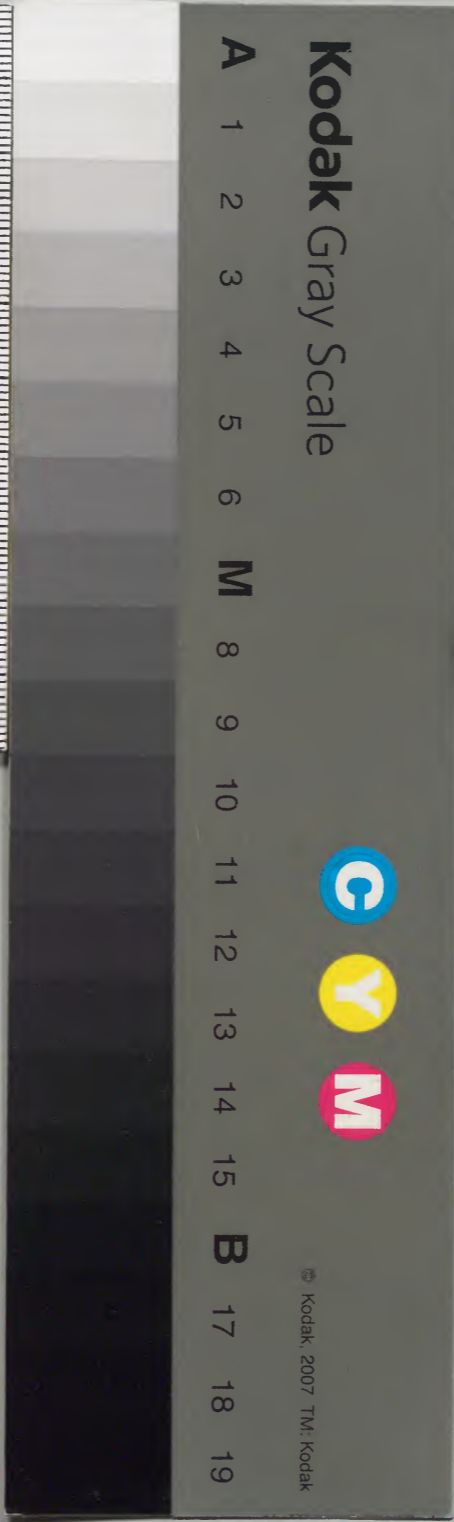


宋書

卷五十九之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19)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淺草文庫

梁沈約撰

張茂度

子承

康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  
七世孫為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會祖澄晉光祿  
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  
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史並不就琅邪王衛軍



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  
無忌鎮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江  
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  
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  
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初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  
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  
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  
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  
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爲  
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荊州茂

度仍爲咨議參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  
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三州諸  
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  
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  
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  
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  
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  
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  
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劭爲湘州刺  
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



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  
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  
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  
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  
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  
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  
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  
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  
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  
將軍侍中吳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  
之金張二族弟子真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  
狄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  
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  
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  
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  
並早卒鏡弟求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  
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  
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  
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



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校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碭碭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其衆永卽夜徹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拔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軍事



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  
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  
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  
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原可謂雖在縲繼而復心  
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  
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  
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  
此芾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  
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時使百僚獻諫言永以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

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減質反遣永輔武昌王  
渾鎮京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  
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  
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  
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  
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  
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夏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  
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  
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  
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尋領虎



貴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既與釋  
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  
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  
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  
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祖南巡  
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逕不通上  
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  
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  
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吳郡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  
卽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吳興太守  
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吳郡太守永  
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青  
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  
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  
又遷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  
都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  
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又常侍將軍如故時薛安都據  
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  
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旣至  
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



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水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等坐賊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故元徽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



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  
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瓌昇明末  
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  
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廡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  
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晉會  
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  
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  
州別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  
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

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  
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  
高祖大怒除吏名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謝晦爲撫  
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  
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  
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  
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  
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  
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



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  
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  
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  
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  
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賦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  
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  
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  
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  
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  
二卽以爲贈子冲遠太宗鎮姑熟爲衛 十長史卒於豫  
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  
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  
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儔之爲尚書度支  
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  
簿未就徙爲丹陽丞炳之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  
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逢  
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文此其稱王后何王者  
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  
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且今



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後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內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仲亦好爭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是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



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老  
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  
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土於炳之素厚  
將恣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  
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  
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  
聞旣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  
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日明主斷鬲令事遂能  
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  
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  
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與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  
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  
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  
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  
豐旣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  
紛紜過於范擘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  
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願遇旣重恐不敢  
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宣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是亦當不  
辯有所得失臣蠢旣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  
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



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  
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  
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  
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  
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  
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  
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栢胤春蒐之  
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栢白  
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  
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  
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  
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  
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  
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  
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  
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  
行事有諸紘紘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  
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  
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  
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 十一  
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  
動四海凡短人辨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  
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  
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  
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  
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  
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  
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  
有物鮮或不求聞對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乞  
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

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  
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  
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卽語德願德願謝太尉  
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  
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  
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  
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爲丹  
楊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旣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  
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  
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



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  
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  
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恣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  
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  
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  
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  
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  
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王反更不  
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

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  
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  
在職者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誦  
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  
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  
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  
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  
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  
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  
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



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  
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  
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  
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  
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  
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  
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  
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  
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鄙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  
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  
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  
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錄其宿誠追復  
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  
嘉太守父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  
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  
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  
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  
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



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慍  
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  
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郃等攻  
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  
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  
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  
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管舉凶事盡其力用  
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  
役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  
妹奔東陽由黃葉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

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  
玄尅京邑丹楊尹卜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  
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  
之卽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謚主簿從兄景仁舉爲高  
祖中兵主簿方明享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  
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  
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閭室未嘗有惰容無他技能自然  
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楊尹劉穆  
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  
亦信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



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  
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  
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  
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  
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  
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  
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  
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  
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  
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計

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  
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  
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  
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  
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  
年出爲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  
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下文攝相續又罪及  
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  
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  
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



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江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

廢塞不豫榮任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壘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敬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



玄篡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  
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  
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  
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  
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史入爲  
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  
寧遠將軍琅邪內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  
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  
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  
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

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  
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  
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  
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  
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  
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  
祇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  
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沈約撰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闓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

康熙三十七年重修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

一



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相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疊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卽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卽便入郡嘯父本爲相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

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計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令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



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  
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  
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  
太守坐小第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  
嘉二十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  
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爲輔  
國將軍鄧州刺史人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  
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  
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  
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  
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  
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  
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  
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  
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  
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旣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  
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  
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郗顯議曰百姓雖不親  
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



縣去治址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  
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省通  
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  
小民貧置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  
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急情  
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  
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竝  
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  
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圍  
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

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  
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慈實  
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脩理前廢帝景和中  
犯忤近臣爲所讒搆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  
死太宗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爲  
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  
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  
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  
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  
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



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  
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况誑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  
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  
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  
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  
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  
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為參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  
穆之舉為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為高祖太  
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亮  
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  
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弈碁  
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  
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  
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  
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  
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  
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  
刻為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為盡戶今一人不測坐



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卅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卽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持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諡曰定子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



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  
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  
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祭謂  
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碁而  
何尚之亦雅好碁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  
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  
弈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  
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特  
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出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

相因替而不奉爨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類苑曰  
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  
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  
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賊一丈  
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  
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葦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爨  
慮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鱸紫場常加  
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  
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



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薄若  
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  
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  
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為  
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  
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人  
妻為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  
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  
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  
官大明末為始安王子直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

泰始三年出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比  
中兵參軍蕭惠徽為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  
為東莞太守希既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  
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豐  
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千上逞欲求訴不  
已可降號橫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  
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為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  
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竝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郡劉  
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  
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



史書卷五十四  
八  
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  
門戰敗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  
數十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  
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  
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徽  
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  
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  
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  
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負外散  
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焉曇慶初辟主  
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  
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  
簿義欣又請爲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  
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  
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衛軍長史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  
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世祖踐祚除東海王曄  
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



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  
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  
助戍彭城本儉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  
符氏僭偽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  
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  
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  
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  
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

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  
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  
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旣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  
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  
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  
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  
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  
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  
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巨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  
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成出於此穰歲糶賤  
糶賤則稼苦饑季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  
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  
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  
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  
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中季遂切扶患或  
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和書卷五十四終

史記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梁沈約撰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  
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  
謝安始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孝武  
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和書卷五十五

列傳

十五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

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宮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



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  
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  
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  
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  
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  
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  
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  
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  
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  
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  
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  
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  
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  
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  
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  
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  
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



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  
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  
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  
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  
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  
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  
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  
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  
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宣永同於殷祫臣又  
以爲不然何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  
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  
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  
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  
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  
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  
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  
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  
同若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  
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  
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諡彌彰追



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季除侍中元熹元季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賢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季致仕拜

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季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謹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謹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



元凶所殺子黃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爲攸之  
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  
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  
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  
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  
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  
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  
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員外散騎侍郎妻熹女也  
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  
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  
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  
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  
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轉員外  
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  
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  
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  
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  
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  
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



齊衰三季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興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季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季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灾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旣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



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  
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  
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  
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  
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  
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元年  
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  
上表曰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  
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  
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  
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  
二年卒時年七十四荅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  
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  
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  
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  
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  
便有終焉之志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  
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爲錄事參軍尋轉尚書副



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  
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各議參軍  
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  
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  
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  
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與  
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  
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  
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  
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

非先王明罰咎孫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碑之孫砥鋒  
捷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流名百代  
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  
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暮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  
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  
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  
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  
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  
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



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  
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  
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  
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  
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  
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  
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  
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獻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  
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  
其體例純終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  
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  
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後蒼俄已分異盧植鄭  
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  
星繁充斥兼兩摘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  
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  
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  
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  
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  
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  
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虫鄙茫浪



伏用竦報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  
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  
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  
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  
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  
顧蔑贏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  
時所居一旦成市鬻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  
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  
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委任歸臺閣以一

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  
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  
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  
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  
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  
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  
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  
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  
之盛也臧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  
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



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  
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  
云

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梁沈約撰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瞻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第  
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  
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  
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



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



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  
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  
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  
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第矚字  
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溢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  
疾懈倦躬自執勞爲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  
矚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  
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  
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羊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

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  
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  
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  
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  
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  
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  
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  
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



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鐘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用之民皆空而饑因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



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  
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  
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  
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  
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  
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通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  
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

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  
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  
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  
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  
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  
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  
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  
而驚近是以盤孟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  
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



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  
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  
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願言是以不見知遷楚臺負外散騎侍郎遭母憂  
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  
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  
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  
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  
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  
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  
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  
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  
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  
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  
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  
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  
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



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  
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  
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  
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  
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者乎  
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苟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  
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  
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  
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  
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  
貴蠶業者滋雖勲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  
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襌褱必  
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  
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  
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  
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有千萬  
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  
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  
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



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  
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  
適口之外皆爲說日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  
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  
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  
吏部郎義熈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  
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  
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  
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  
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  
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類臣以今日七日  
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  
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  
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  
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  
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入宗  
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  
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  
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集馬子頓伏不能  
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



尚書令臣美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美之不禁或云美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美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美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美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美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美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充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逸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逸子覲別有傳覲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瑱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



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  
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  
則兼衣被體雖愁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  
輕而事有譎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  
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  
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  
同多祿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  
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  
一罷錢貨一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于  
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  
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  
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  
而莫用交易所寄且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  
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  
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繅粟美溢同於水火旣而蕩  
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千後比屋稱仁豈伊  
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  
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七

贊其

何垂慈示勸

美益同然

同登然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梁沈約撰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梁沈約撰

蔡廓 子典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弒撫軍長史父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



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愆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飭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領兖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  
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  
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  
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  
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  
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  
廓書曰揚州自應者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  
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  
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  
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是

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  
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  
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  
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  
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  
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  
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  
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  
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  
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



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  
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  
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  
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  
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  
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  
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  
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  
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  
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

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  
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  
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  
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  
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  
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  
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  
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  
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  
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



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與



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  
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  
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  
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  
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  
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家由來豐儉  
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  
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  
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

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  
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  
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  
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  
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  
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  
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  
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  
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  
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



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  
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鑿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直請急請朗別上  
知允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  
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  
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  
與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  
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  
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聞啓包藏積  
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弄  
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故  
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卽  
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  
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  
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  
事悉見從出爲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  
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  
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  
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  
伯謂議曹郎王毓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毓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  
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  
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  
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  
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  
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  
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  
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事  
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  
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條  
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  
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  
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  
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  
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  
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  
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  
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興



尚之等輒黠定回換僅有在者與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與宗又欲爲美選時詳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與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與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異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按者殷常爲中庶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與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令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禘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與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祕書監臣或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



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  
祿不計戶之少多遇缺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  
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湯  
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太守與宗前  
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  
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達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  
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  
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允無欣荷御史中  
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  
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覲前除右

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  
分又聞與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  
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  
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  
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  
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大宰表如此省以撫  
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凌競驅扇成風將何  
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  
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  
如右攝曹辨覈尚書袁愨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



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與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  
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  
不可使人以為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  
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  
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  
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  
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  
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  
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  
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為非宜謂宜

中書令才望為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  
即復回改於理為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  
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為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  
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  
監帶授與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  
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  
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為矛  
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况義  
為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  
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與宗新附官須事御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  
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  
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  
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差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  
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  
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  
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  
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頃前軍長史輔國將  
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  
袁顛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  
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顛在襄沔  
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  
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  
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  
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  
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  
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美詣興宗



屬事與宗謂美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  
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美報命要與宗令往  
與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  
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卽位正是舉  
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此者  
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  
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  
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  
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爾  
且暮禍及僕昔佐齊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之  
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  
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  
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  
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  
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  
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  
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  
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  
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



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  
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  
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  
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  
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  
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  
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  
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  
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  
擾玄謨與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與宗故郡民也爲玄

謨所信見使至與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  
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  
與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  
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大息深  
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  
還城巖兵在中堂與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  
威名率此爲朝廷唱始事便立刻領軍雖復失脚自可  
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  
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  
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



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案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敦宅與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指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戔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與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



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  
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  
褚圻平函送袁顛首勅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  
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  
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特殷  
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定是琰思  
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  
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  
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  
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  
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  
和卽安所益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  
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  
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  
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險  
固兵強將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  
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  
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  
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



先召司徒寔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  
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適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



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  
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  
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  
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  
加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  
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  
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  
風采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  
子生寧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  
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  
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  
甚幼外甥袁顛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  
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  
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  
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  
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  
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冑多欲結  
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北地傳隆



與廓相善興宗脩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  
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  
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  
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  
忠恪立朝謀猷宜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  
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  
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  
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  
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  
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  
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  
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  
屬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  
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上閭世

王衡

五而平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梁沈約撰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



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羅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



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  
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袁義熙  
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  
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  
驚歎謂國郎中令添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  
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  
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  
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  
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  
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  
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賞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唯  
才美豐辯未必皆慝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  
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  
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  
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  
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追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  
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  
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  
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識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鬱鮮



不蹟抑用解偏各微子基微尚無勸由慕蘭勿輕一簣  
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  
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  
矧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  
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  
負外散騎琅瑯王太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瑯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  
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  
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  
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

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  
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  
脩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  
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  
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  
息或爲之滄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  
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  
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  
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  
都王以瑯瑯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



孝襦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卽位  
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  
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  
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  
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  
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  
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  
越素旣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  
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  
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

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  
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  
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  
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  
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  
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旣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  
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  
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  
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  
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



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  
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  
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姝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  
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  
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  
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  
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  
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  
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  
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  
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  
弘微旣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  
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大祖  
手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  
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謚司徒  
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  
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



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李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勦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



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  
白衣領職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卑踈者或至數十日  
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  
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無子從孫奐爲後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荅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  
如荅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  
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終

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梁沈約撰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  
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  
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



太守太祖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  
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七年卒官  
時年六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  
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居黃門  
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  
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  
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  
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  
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  
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  
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  
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  
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  
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  
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邵兄子也父禕少有  
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  
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醢毒禕受命旣還  
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



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  
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  
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州辟  
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  
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  
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  
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  
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  
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  
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

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  
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  
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田箱陳精兵爲外翼奉  
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  
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  
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違擾莫有異  
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  
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  
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  
寡朝夕猶未嘗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



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  
公馬蹄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  
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慙亦已  
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  
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  
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  
穀定最爰旣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卽遣數百騎急  
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  
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旣  
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  
戲馬臺立簷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  
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  
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  
隊主梁法念荅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  
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  
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  
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  
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  
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灰  
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



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  
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  
南門門先閉請齋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  
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  
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  
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  
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荅曰二  
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  
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  
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

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  
相拚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  
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  
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關智不關馬  
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  
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  
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  
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苦行塗有勞孝伯  
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  
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



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  
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  
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  
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  
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  
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  
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  
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  
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  
向語二王之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  
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旣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  
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  
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  
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  
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久闊南信  
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  
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  
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  
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



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哺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熹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祚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熹又送鹽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物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細刮取六升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較鹽是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



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  
燾炬燭千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  
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  
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  
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僑君而著此使將  
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  
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又處  
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  
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  
常鎮長安令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

不敢相禦向送劉慶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  
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  
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  
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間諸將倒曳脚  
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  
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  
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  
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  
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



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尅  
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送  
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  
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  
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  
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  
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  
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劔王  
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  
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

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  
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  
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  
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  
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  
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  
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  
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  
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篋篋琵琶箏  
笛等器及棊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齊樂具在此燕



會政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棊子亦付孝伯言辭辯麗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

饑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人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歛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慙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



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二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暴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從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

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卽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文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



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  
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愴深切常懷謚曰  
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  
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  
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  
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辜使禮佛動至數千并  
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  
王子勳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  
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  
晉安王子勳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  
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  
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  
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  
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  
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灑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  
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  
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  
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  
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



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  
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  
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  
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  
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  
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  
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  
劔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  
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  
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  
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卽位任  
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  
官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  
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又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  
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  
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  
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  
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  
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  
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



遇優旣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相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

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



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  
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  
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  
詬辱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朝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  
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  
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  
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貞  
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

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  
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  
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  
早卒後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  
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  
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  
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涉血而已哉山濤  
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隄以此爲



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柝身  
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  
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  
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恒震莽  
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  
使窮襟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



